

朝向容納多元性別教育： 中學教師推動同志教育之經驗探析

蔣琬斯、游美惠



摘要

同志教育是目前「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中受到最多質疑與阻抗的一部分。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式訪談19位中學教師，探討他們在校園中落實同志教育之經驗與行動策略。研究發現：這些教師均是從察覺到同志學生的出櫃擔憂開始投入同志教育的推動，而後透過研習與進修進一步察覺到自己過往所持有之偏見，並深刻反思到社會上對於同志與異性戀者的雙重標準，更積極將同志教育從課堂教室拓展到整個校園。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教師以不刻意談同志的方式來推動同志教育，反而帶來教學效果。本研究最後提出建議將「同志教育」一詞更名為「容納多元性別教育」，以涵蓋性別的多元樣貌。

關鍵詞：容納多元性別教育、多元性別、性別平等教育

蔣琬斯（通訊作者），國立屏東大學大武山學院兼任助理教授。E-mail: gasyones@gmail.com

游美惠，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E-mail: meiyou@nkn.edu.tw

doi: 10.53106/181653382022091702003

Toward “LGBT+ Inclusive Education”: Insights from Secondary School Educators

Wan-Ssu Chiang, Mei-Hui You

Abstract

“Gay and lesbian education,” as officially transl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been a part of the curriculum mandated by Taiwan’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since 2004; ye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has faced strong resistance over the years. This research use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examine the pedagogic strategies and classroom experiences of nineteen secondary school educators with experience implementing gay and lesbian education. All of the interviewed educators began incorporating gay and lesbian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after observing students struggle with coming out. As they advanced their understanding throug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y were able to realize their own past prejudices and reflect on existing double standards in the treatment of LGBT+ individuals. After learning how to implement gay and lesbian education in their own classrooms, these educators were eventually able to expand their influence to other areas of campus. Notably, effective strategies did not always require deliberate discussions of sexuality or gender. Ultimately, this study concludes the official term “gay and lesbian education” is far too narrow in scope and, instead, recommends the

Wan-Ssu Chi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Mt. Dawu Colleg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E-mail: gasyones@gmail.com

Mei-Hui Yo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meiyou@nkn.edu.tw

doi: 10.53106/181653382022091702003

standard be renamed as “LGBT+ inclusive education” to more broadly reflect the diverse dimensions of gender.

Keywords: LGBT+ inclusive education, gender diversity,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壹、前言

臺灣自2004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後，在校園中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因而有了更完善的法源依據，自此法規與政策從過去的「兩性平等教育」正名為「性別平等教育」，打破性別的簡單二分，更納入了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等多元差異。

在課程部分，臺灣早在《97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綱要》中明定，性別自我了解的主要概念與次要概念分別為「性別認同」與「性取向」。但如此並不等於同志教育就能夠完整落實，後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落實狀況的研究均指出，同志教育的施行比率依然偏低（方德隆等，2009），且校園中仍不斷發生多元性傾向與性別特質學生遭受壓迫與歧視的案件（王儷靜、林以加，2014）。

2011年起，來自保守宗教團體的反對同性婚姻合法之聲浪，擴及到反對性別平等教育，尤其針對同志教育不斷抹黑攻擊，造成性別平等教育的重大反挫，而這股反同聲浪更在2018年的公投推向高峰。《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3條原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但公投之後，顯示有700多萬人否定「同志教育¹」。教育部為回應公投結果，修正了《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於2019年4月2日在行政院公報上公告修正條文：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在修正條文中，如上底線所示，「同志教育」一詞已經消失，但多元性別學生存在於校園之中的事實不容忽視。所幸修正條文仍保留同志教育之重要核心精神，提醒認識及尊重多元性別的重要性，並再次強調應落實性別平等事件防治課程。

在校園中推動多元性別議題相關教學活動一直是困難重重。本研究從教師們遇

1 當時的公投主文為：「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

見同志學生的相關經驗談起，探討教師如何聽見與詮釋同志學生的沉默，並從中反思獲得對同志教育之啟發，研究之主要目的為呈現出中學教師針對同志教育的課程與教學相關實踐經驗及策略，並分析其行動意義。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課程與教學之相關建議。

貳、文獻探討

以下文獻探討先針對同志與同志教育進行名詞釋義，而後探討校園中的異性戀霸權，闡述恐同氛圍對同志學生帶來的負面影響，並簡單回顧過往同志教育相關研究成果。

一、關於「同志」與「同志教育」

本研究所指稱「同志」乃指生命經驗或性別認同不符合異性戀常規者。「同志」乃華語文中的獨特用詞，英文中並沒有可直接對應「同志」之詞彙，最早是挪用「同志」中有志一同的革命夥伴之意來稱呼同性戀者，也增加其社會運動之號召意涵。如今隨著時代演進與性別視角的開展，納入了LGBT等多元性別的身分，臺灣最大的同志非政府組織「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即以同志的英文拼音“tongzhi”為其英文譯名，讓英語世界看見臺灣同志文化特性。在英文文獻中最常見的是LGBT，但亦有不少為LGBTQ、LGBTQQ、LGBTI、LGBTQQI、LGBTQQIA等²，由此可見同志的多元樣貌。研究者認為以LGBT+（唸法為LGBT plus）一詞來代稱多樣的同志族群更為適宜，一方面呈現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等，另一方面以「加號」提醒性別的樣貌多元，很難簡單以四個字母代號通稱，應保持開放的視野，方能看見更多種的可能。而中文書寫則選擇使用「同志」一詞統稱，主要原因除了書寫方便，也企圖與過去《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中的同志教育呼應。因此，本研究中的「同志」一詞包含遊走於異性戀常規之外的人，而關切其教育處境改善與權益提升之課程與教學都應該納入「同志教育」的範疇。

² L為女同志（lesbian），G為男同志（gay），B為雙性戀（bisexual），T為跨性別（transgender），Q為酷兒（queer）或疑性戀（questioning），I為陰陽人（intersex），A為無性戀（asexual）。

二、校園中的異性戀霸權

霸權 (hegemony) 是馬克思主義者A. Gramsci所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支配階級以教育、媒體、宗教等非武力的政治手段所打造的共識，以無形的方式建構文化屬性與認同，並使人民接受既有的宰制現狀；而異性戀霸權 (heterosexual hegemony) 便是強迫人們認同異性戀，預設只能和異性交往組成家庭，將異性的親密關係視為理所當然，並鑲嵌於各種習俗、政治、經濟、法律的安排 (游美惠，2014)。

以教育為例，情感教育會教導學生如何與異性相處、如何健康的與兩性交往，性教育可能會教導使用保險套的安全性行為，守貞派會提倡婚前守貞之重要等，這些教育都是在預設學生是異性戀的前提下所進行的，無視學生有其他性傾向的可能。於是，便有恐同 (homophobia) 現象發生，恐同不只是基於對同志厭惡或憎恨而產生的暴力行為，更是在意識或潛意識中對同志的畏懼、不安、否認等負面態度，甚至也蘊含於國家政策與立法當中 (游美惠，2014)。

異性戀霸權無所不在，但也並非不能撼動，游美惠 (2017) 指出霸權僅是一暫時的穩定狀態，能否改變其實也關乎參與在其中的人們是否願意做出不一樣的決定與行動，拆解體系的配置安排。換句話說，檢視並挑戰每一個強迫式異性戀的規範，才能打破異性戀為性別身分的唯一選項，並開創非異性戀者的生存空間。

學校的教育體系中當然也存在著異性戀霸權，如許多青少年在中學時期的親密關係與人際關係也開始面對性取向的探索，而有不少研究均顯示不符合異性戀常規的男性在成長經驗中確實遭受較多阻力 (王大維，2010；姜兆眉，2011；楊巧玲，2011；Smith, 2005)。

在Kosciw等人 (2014) 為美國同志教育倡議組織GLSEN (Gay, Lesbian & Straight Education Network) 撰寫的調查報告發現，中學校園依然常見對同志學生的口頭騷擾、網路霸凌、甚至是暴力毆打，而部分學校依然有著歧視同志政策。在臺灣也有類似的研究，一份由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2021) 發表的〈2020台灣同志 (LGBTQ+) 學生校園經驗調查報告〉中顯示，在臺灣青少年同志的校園經驗中，高達74%的同志學生曾聽過學校教職員發表恐同言論，有62.1%的同志學生在過去一年裡曾因為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而遭受言語騷擾，有26.9%的學生曾在正式課程中被教導與同志有關的負面資訊。這是臺灣首次針對同志學生處境的大規模調查，顯示即使《性別平等教育法》已推動十多年但校園中仍普遍存在恐同

氛圍，此現象亟需投注更多的教育資源積極改善。

從上述文獻回顧可知，中學校園充斥著恐同氛圍，使同志學生在校內面臨言語羞辱、霸凌與暴力等威脅。這些強迫異性戀與恐同氛圍的製造者可能來自同儕、教師，亦可能來自於反同志的保守家長。當同志學生在此恐同氛圍中，將造成什麼樣的危害，以下接續討論。

三、恐同氛圍對同志學生造成危害

在美國，一份透過「青少年風險行為監測系統」樣本數達56,989個的大型量化研究，曾經探究青少年輟學與性傾向的關係，發現同志學生比起異性戀學生的輟學機率高出二至三倍，主要的原因來自於在校園中感受到的敵意環境（Birkett et al., 2014）。Stiegler與Sullivan（2015）的研究發現，中學同志學生常感受到學校教育中強烈的「正常」規範，用各種方式讓學生分辨什麼方式是合乎異性戀常規，尤其是在廁所、更衣室與健身房等空間，跨性別外表的學生常遭受強烈敵意，在這壓力之下，迫使同志學生在求學過程中選擇提早離開學校，藉此換一個學習環境或提早進入工作職場。而在臺灣，〈2020台灣同志（LGBTQ+）學生校園經驗調查報告〉亦指出，有高達一半的同志學生曾因校園安全問題而想逃避學習活動，這些經歷歧視待遇的學生更有高達56.3%顯示高程度憂鬱。

校園中瀰漫著恐同氛圍，受害者絕對不只有同志學生，甚至也包含異性戀學生。因恐同事件而感受焦慮甚至憂鬱的，也包含不少異性戀學生，而異性戀男性學生感受的焦慮遠高於異性戀女性學生，原因是缺乏陽剛氣概的男學生常被嘲笑為同志，甚至遭受霸凌（Poteat et al., 2014）。

四、同志教育相關研究

「同志教育」並非一個獨立學科，只能仰賴個別教師於各科教學中融入發揮，或是透過校園各式活動的舉辦或行政制度的改善等逐步營造友善同志的學習環境。Patterson（2013）曾經提出三個具體改善校園友善同志的作法，分別是立法保障同志學生不被霸凌、在正式的課程中加入同志議題、成立友善同志的學生社團。也曾有研究指出，當同志學生面臨來自其他學生的恐同威脅時，最好且最有效的制止方式便是由教師出面制止，教導學生使其明瞭錯誤何在（Hillard et al., 2014）。故同志教育之重要性不言可喻。以下簡要回顧臺灣本土的同志教育相關研究，特別聚焦在中學階段課程與教學面向，作為本研究後續探討之文獻基礎。

在臺灣，趙淑珠等人（2012）所完成的〈10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性取向教學」現況調查〉指出，受訪教師們表示在課堂中談及異性戀以外的性傾向仍有諸多限制，主要的阻力來自於「社會性別偏見、歧視之限制」與「多元性取向觀念不足」。

目前臺灣雖有《性別平等教育法》，但在中學仍無性別教育的專門課程，有賴於教師將同志議題融入各科當中進行教學，甚至是段考考題（李祐忻，2014；柯仲修，2012）。此外，有不少教師認為同志電影的故事是一項很好的教學媒材（黃雅文，2013）。教師黎虹（2012）提醒教師若專業知識準備不足，可能會無法回應學生的各種提問。

有些教師會邀請同志團體進入班級，以同志出櫃現身說法的方式進行同志教育，但可能必須面對來自於家長、主管等的反對聲音，承辦教師因此承受許多壓力（蔡宏富，2012）。邀請同志團體進入班級演講雖能暫時解決教師相關專業知能不足之缺憾，但入班演講的同志在事前接受過哪些培訓是教師們較無法掌握的，這也是另一個問題。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2016～2017年間透過深度訪談19位曾有積極推動同志教育經驗之教師，每位訪談一至二次，每次約兩小時左右，訪談大綱詳見附錄。研究參與者之背景資料整體呈現如表1所示。

邀訪的過程並非完全順利，有些教師對於同志議題會退縮或排斥，甚至會明白表達「課綱沒有就不教了」，由此可見同志議題在學校教育中的邊緣位置。另外，許多受訪教師也表示「只有做一點點」，對於哪些內容算是同志教育充滿疑惑，研究者便請教師從那「一點點」開始談起，但是其實仍可以蒐集到很豐富的資料。甚至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教師還主動提供許多課堂側拍照片、段考考卷、自製教材、課堂問卷、新聞剪報與校刊等資料給研究者參考使用。

研究者將所蒐集的訪談資料進行編碼與歸納分析，尋找出共同主題並與研究問題對應，逐步完成編碼總表並擬出書寫架構。以下呈現出受訪教師們實踐同志教育的行動經驗與反思。

表1

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統計

背景資料	項目 (人數)					
	性別身分	異性戀 13	同志 6			
任教階段 ^a	國中 15	高中 5	高職 2			
職務	最高行政職務			其他非行政職務		
	校長 1	主任 8	組長 5	導師 3	專任 2	
地域	北 6	中 5	南 5	東 3		
教學年資	25年以上 4	20~24年 6	15~19年 4	10~14年 0	5~9年 3	4年以下 2

註：^a因部分教師任教於完全中學、綜合高中，因此橫跨各任教階段，故重複計算。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以下從三個面向探討中學教師落實同志教育之行動與反思，分別是「聽見沉默：察覺同志學生的出櫃擔憂」、「反思對待同異的雙重標準」、「不刻意談同志的同志教育」。

一、聽見沉默：察覺同志學生的出櫃擔憂

同志學生如何判斷教師的同志友善程度，是否願意讓教師知道其同志身分，其實從師生互動可窺知。一位任教在北部都會區國中的輔導組長就舉例：

譬如公民有一章都在講性別刻板印象，都在講性別的東西。可是公民老師在其他的時候，可能說「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娘？」、「男生不要這樣哭可以嗎？」……這些都是所謂的潛在的課程！

潛在課程不是設計好的正式課程或教學活動，在她的觀察裡，日常對話中保持性別友善，絕對比課堂上照著課本說出尊重同志等政治正確的話，還要來得重要。

環境不友善而讓同志不敢出櫃，加上大家看不見同志而讓環境更不友善，兩者之間不斷交互影響著。一位擔任導師的女同志就提到有些人就是很愛拿同志來開玩笑，例如她曾看見走廊上兩位男同學玩鬧扭在一起，一位同事出面大聲斥喝：「幹嘛？你們同性戀啊！」把同志當成負面形容詞的方式，制止學生間的打鬧。這些不斷的惡意嘲弄，讓同志更不敢出櫃，對同志也是一種傷害。

除了不安全的環境讓同志學生無法出櫃，還有一種是同志學生努力用各種方式明示暗示，但教師還是看不見身邊就有同志。在某完全中學任教的一位異性戀女老師就直言，如果老師沒有認識任何一個同志學生，這代表著這老師的態度還不夠友善，讓同志學生無法安心出櫃。她舉例提到有些校友是同志，但他們回來學校，有些老師就會白日問說怎麼不去交女朋友。當然老師們的問題並非出於惡意，但聽在同志學生的耳裡，可能反而有被否定的感覺，也可能因此更說不出口。這關係到老師自身的性別敏感度不夠，無法即時察覺，甚至沒想過這世界上真的有人就是同志。

除了教師的態度會影響學生出櫃意願，偏鄉的緊密人際關係，也可能成為同志不願出櫃的因素。一位資深的女老師指出其任教學校位於一個非常靜僻的小村子，誰家出了什麼事很快就會傳遍全村，而這層緊密的人際網絡也成為同志學生的壓力，擔憂對一個人出櫃等同對全村子的人出櫃。但因為她的努力，並於臉書上主動表態支持同志平權議題，慢慢地贏得更多學生的信任。漸漸地，不再只有畢業校友出櫃，也有在學生主動出櫃。

問起那位出櫃學生想尋求什麼樣的協助？她平淡的回答：「就只是來講他的心事這樣，就是他很痛苦啊！他喜歡誰，誰不要理他之類的！」她不覺得同志學生的心事有什麼特別需要驚奇，只心疼他們無人可說，所以她的態度一直是傾聽與陪伴的角色，也更努力地在日常生活中主動傳達對同志的友善態度，希望能讓還深藏在櫃子裡的同志學生們感到一絲溫暖。

二、反思對待同異的雙重標準

在反同人士不斷傳頌的「同性密友期」偽科學概念裡（Koh等，2011）：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與同性好友成為親密友伴，長大還是可能「變回來」。也因此許多教師指出自己過去面對同志學生出櫃時，常會出現「你真的確定你是嗎？」的質疑。

面對同志學生出櫃，一位異性戀資深女老師也曾經有過這樣的質疑，直到一次

同志現身說故事的教師研習經驗改變了想法，她第一次從同志的角度去理解學生的心情感受，她懊悔地說：「我覺得我之前應該是做錯事情了！」因為那些出櫃又曾經被她質疑的同志學生，再也不會來向她傾訴，師生之間的溝通管道已經關閉。

另一位擔任國中輔導老師也表示，剛開始任教時受到早期輔導學說裡的「同性戀定義」影響很深，「診斷」同性戀的標準非常高，例如：對同性有無法停止的性幻想、只能與同性做愛能達到高潮、外表行為是陰柔男性或陽剛女性等（徐西森，1990；彭懷真，1995；賈紅鶯，1996）。她以前對這些同性戀定義深信不疑，還會在課堂上把這些同性戀定義介紹給學生；她以為這能幫助同志學生多了解自己，也可以讓其他學生知道世界上有一群這樣的人。

直到一位同志學生反問她：「異性戀也不用交過異性的朋友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啊！為什麼一定同性戀要交過，才可以確定自己是不是？」她才驚覺自己過去一直用雙重標準的方式看待同志學生，同志學生要通過重重同性戀定義門檻才能證明自己是同志；但當異性戀學生來向她傾訴情感困擾時，自己卻從未要異性戀學生多交朋友、多探索，也從未與學生探討異性戀的定義是什麼，更不會說「你這年紀還不一定真的是異性戀」。

從上述兩位教師的經驗發現，教師進行同志教育時需要有自省能力，尤其是對同志生命經驗較陌生的異性戀教師，更需要傾聽同志的生命經驗，並不斷自省自己是否帶著異性戀的主流框架去看待同志。教師若願意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看見自己在異性戀霸權下長出的「好意」反而對同志學生造成傷害；或是，不只是修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更願意把自己曾經犯過的錯告訴學生，轉化為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這些都是珍貴的同志教育。

酷兒教育學以不斷檢視教師中的語言作為實踐方式，從說與不說之間察覺性別身分認同與權力在背後的運作，打破封閉的教育，肯認各種差異（Luhmann, 1998; Zacko-Smith & Smith, 2010）。由於異性戀霸權，同志學生常無法自在出櫃，教師應更具敏銳體察同志學生的沉默，反思自身是否對同異有雙重標準卻不自知。教師們從與同志學生的互動中了解同志學生的需求，逐漸摸索推動同志教育的各種眉角，甚至將同志學生多樣的生命經驗轉化為同志教育的活教材，將同志教育從課堂內的尊重宣導拓展到整個校園的師生互動。

三、不刻意談同志的同志教育

一位男同志老師表示自己是不會直接說出同志的同志教育推動者。他個性非常

低調，而他的同志身分更讓他將自己隱藏在角落，於是他發展出一套「翻土哲學」來進行同志教育：

我想要先把土養好，所以我沒有特別強調同志教育的部分，當然那部分我還是會講，只是我會先把這些東西湊起來之後，同志教育就會是很理所當然，出來不會變成很突兀的。

他認為將同志議題帶入校園，不應該直接單刀直入的說同志，而是從差異開始談起，帶領學生了解各種不同的人權議題，此時學生也已經學會用一些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之後就不會再覺得同志議題的出現很突兀了。他覺得培育學生看見差異的能力，比直接談論同志議題更有效果。這正呼應了李淑菁（2015，頁238）的研究發現：在學校用「人權」角度切入同志議題是種妥協，同時也是學校比較能夠接受的角度。

由於這位男同志老師時常與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合作，邀請同志入班現身分享，他認為這套「翻土哲學」與「同志現身」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他肯定同志現身的重要性，畢竟在異性戀霸權下同志非常不易被看見。但如果只邀請同志講師入班說故事，前置作業卻準備不足，學生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看見差異與人權意識，那麼同志入班現身的教學效果就會十分有限。

也有其他受訪教師回顧自身推動同志教育的經驗表達類似的想法：

我後來覺得「置入性行銷」是最好的，就是我不是直接談同志，譬如我講性別議題會帶到同志。又或者我講同志的時候也不會一直講同志，我也會談人權。

這位老師試著將同志身影穿插在不同議題中，例如與學生討論約會交往的情感教育時，舉例就會穿插同志故事，就是眾多故事中的其中一個。

有趣的是，這兩位老師都認為當土翻好了，種子埋下，很自然而然地就會發芽！這樣進行同志教育才是用對方法。

受訪者之中有一位校長提到，有次她邀請了某藝術團體來學校表演，團裡有許多表演者都是同志。在表演結束後，學生追著講師們問問題，她看見藝術講師們和學生分享自己的情感關係，自在地說出誰有異性伴侶、同性伴侶，自然的家常對話就是一種同志教育。這位校長也曾邀請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講師來學校現身分

享生命故事，她認為演講後帶著同志講師與全校師生一起去遊覽吃冰，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與同志講師閒聊，透過互動能讓一個同志的生命樣貌更加立體。這些日常對話就是一種同志教育。

同志教育不只是出現在課堂裡，也不只是用力大聲地提到同志受到歧視。培養學生看見差異的能力、認識人權議題、營造友善接納多元的校園環境等，都是推動同志教育的重要準備，也是同志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另一方面，有受訪教師雖然關切多元性別議題與同志學生的處境，但是對於「同志教育」一詞有所疑慮，甚至是抗拒！但他們的考量與前面所述的兩位老師並不相同，以下接著探討。

若從社會運動與學術觀點出發看「同志」，乃指更廣泛的非異性戀者，但在中文字面上的解讀仍常讓人有單指同性戀的誤解。一位具有雙性戀身分認同的教師就提到「同志」一詞讓她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覺：「就覺得同志好像就只有『同』的概念，好像太……太狹隘了，我會用『非異性戀』。」另外一位跨性別教師則認為，雖然她知道同志教育包含LGBT各種議題，但在臺灣社會現況大多數的人講到同志只會想到同性戀，非同性戀以外的多元性別族群很容易被忽略。而且畢竟同性戀與跨性別者遭遇的問題與困境並不完全相同，她也提醒若要把每個非異性戀族群都包含進去「同志」，結果可能不是讓「同志」擴大，而是犧牲與忽略更多元的性別樣貌。她之所以會有這些感觸，也是來自於自身真實的經驗，跨性別身分常讓她需要花費很多力氣解釋跨性別與同性戀的差別，若再用一個容易混淆的「同志」名詞來涵蓋跨性別，將使跨性別的生命更不易被看見。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資料的分析，以下做出結論並提出同志教育應更名為「容納多元性別教育」之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針對校園中的同志教育之推行，訪談了中學教師，其中有多位都曾任或正在兼任行政職務，基本上對於同志議題具有敏感度與關懷，且對性別平等教育具有推動熱情，他們分享教育經驗並提出同志教育的推動策略，研究者歸納出三點結

論：

首先，這些中學教師均是從察覺到同志學生的出櫃擔憂開始重視並投入同志教育的推動。其次，教師在研習與進修的過程中，開始察覺到自己過往所持有之偏見並深刻反思到社會上對於同志與異性戀者的雙重標準，並積極將同志教育從課堂教室拓展到整個校園。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時以不刻意談同志的方式來推動同志教育，反而帶來教學效果，甚至不談同志其實是教師希望能擴展關懷的層面，將雙性戀與跨性別者等不利處境者均含納在教育的關懷對象之中。

二、建議

一般大眾對「同志」一詞多認為乃指稱同性戀者，「同志教育」一詞可能讓同性戀以外的多元性別樣貌被忽略，讓雙性戀、跨性別者等的處境更加邊緣，並且在相關教材案例累積不足的狀況下，「同志」一詞更可能被窄化認知。研究者認為，若能將「同志教育」一詞改為「容納多元性別教育」（LGBT+ inclusive education），將有助於改善只看見同性戀的窘境，亦能呼應《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中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定義：「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別之待遇」。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3條在修正之後明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其中之認識及尊重各種不同性別模樣其實可以統稱為「容納多元性別教育」。至於具體的行動策略，考量到部分教科書雖有將多元性別議題納入，但篇幅不多，加上性別平等教育在課程綱要架構中是以議題融入式教學方式進行，並無完整系統性的教材，有賴教師個人對於多元性別議題之敏感度來設計課程；而當前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研習之相關課程與培訓明顯不足，只能有少數因行政業務配合的教師才較有機會參與相關課程研習。故本研究建議應在師資培育系統中增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並廣設進修學分班或教師研習課程，喚醒教師性別平等意識，提升相關知能，方有能力確實執行融入式教學。

參考文獻

- 方德隆、游美惠、李筱嵐（2009）。2008國中小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實施現況調查。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2/m2_04_03_01?sid=6 [Fang, D.-L., You, M.-H., & Lee, H.-L. (2009). *A survey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implement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2/m2_04_03_01?sid=6]
- 王大維（2010）。成年前期男性氣概建構之論述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Wang, T.-W. (2010). *Young adults'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ies: A discourse analysi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王儷靜、林以加（2014）。《性別平等教育法》十年：一個民間團體的觀察。婦研縱橫，101，31-39。 <https://doi.org/10.6256/FWGS.2014.101.31> [Wang, L.-C., & Lin, Y.-C. (2014). 10 Years of the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Observations of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Forum in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01, 31-39. <https://doi.org/10.6256/FWGS.2014.101.31>]
- 李祐忻（2014）。探究國中校園裡同志教育潛在課程的樣貌（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 <https://doi.org/10.6832/KMU.2014.00062> [Lee, Y.-H. (2014). *A study on hidden LGBT curriculum in junior high school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6832/KMU.2014.00062>]
- 李淑菁（2015）。性別教育：政策與實踐。學富。[Lee, S.-C. (2015). *Gender and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Pro-Ed.]
- 姜兆眉（2011）。轉身之後：穿透男性青少年時期校園受暴經驗及其脈絡意涵。婦研縱橫，94，16-25。 <https://doi.org/10.6256/FWGS.2011.94.16> [Chiang, C.-M. (2011). Looking back: Understanding male adolescent experiences of violence in schoo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um in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94, 16-25. <https://doi.org/10.6256/FWGS.2011.94.16>]
- 柯仲修（2012）。漫步彩虹雲端——基層教師同志教育實施經驗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Ke, C.-H. (2012). *Strolling in the rainbow on the cloud: School teachers' experiences of putting LGBT education in practi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 徐西森（1990）。餘桃斷袖南風戀——談同性戀問題與輔導。輔導月刊，26（5-6），7-22。[Hsu, H.-S. (1990). Counseling and the issue of homosexuality. *Counseling Monthly*, 26(5-6), 7-22.]
- 黃雅文（2013）。同志電影的解讀與教學理念：中學教育工作者的觀點（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Huang, Y.-W. (2013). *The interpretations and teaching beliefs of homosexual movies: Thoughts from a secondary school educato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彭懷真（1995）。觀察孩子的性取向。家庭，242，148-150。[Peng, H.-Z. (1995). Discovering a child's sexual orientation. *Family*, 242, 148-150.]
- 游美惠（2014）。性別教育小詞庫。巨流。[You, M.-H. (2014). *A dictionary of gender education*. Chuliu.]
- 游美惠（2017）。「異性戀霸權」是什麼？載於戴伯芬（主編），性別作為動詞 巷子口社會學2（頁16-22）。大家。[You, M.-H. (2017). What is heterosexual hegemony? In P.-F. Tai (Ed.), *Sociology at the street corner 2* (pp. 16-22). Common Master Press.]
- 楊巧玲（2011）。夾縫中求生存：高中男同志學生的校園經驗。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6，98-103。https://doi.org/10.6486/GEEQ.201112.0020 [Yang, C.-L. (2011). Narrowly surviving: High school experiences of gay male student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Quarterly*, 56, 98-103. https://doi.org/10.6486/GEEQ.201112.0020]
- 賈紅鸞（1996）。青少年同性戀傾向的認識與輔導。輔導與諮商，126，10-16。[Chia, H.-Y. (1996). Understanding and counseling homosexuality in adolescents.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126, 10-16.]
- 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021）。2020台灣同志（LGBTQ+）學生校園經驗調查報告。作者。[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2021). *School climate survey on LGBTQ+ students in Taiwan*. Author.]
- 趙淑珠、方德隆、劉安真、龍芝寧、林淑芳、秦靜雯（2012）。10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性取向教學」現況調查（未出版之報告）。教育部。[Chao, S.-C., Fang, D.-L., Liu, A.-C., Long, Z.-N., Lin, S.-F., & Chin, C.-W. (2012). *A survey of sexual orientation instruc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uring the 2011 academic year* [Unpublished report]. Ministry of Education.]
- 蔡宏富（2012）。同志教育進／出校園之間：以臺灣同志諮詢熱線的實作方式為例。女學

- 學誌，30，83-136。https://doi.org/10.6255/JWGS.2012.30.83 [Tsai, H.-F. (2012). Analysis of LGBT education practiced i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30, 83-136. https://doi.org/10.6255/JWGS.2012.30.83]
- 黎虹（2012）。我在國中教學現場實施同志教育的教學策略運用及反思。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9，76-82。https://doi.org/10.6486/GEEQ.201208.0076 [Li, H. (2012). Teaching LGBT education in the secondary classroom: Strategies and reflection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Quarterly*, 59, 76-82. https://doi.org/10.6486/GEEQ.201208.0076]
- Koh, C.、高穎超、吳政庭（2011，5月5日）。拒絕拷貝「同性密友期」山寨知識。臺灣立報，性別版。[Koh, C., Kao, Y.-C., & Wu, C.-T. (2011, May 5). False knowledge: Same-sex intimate friendships. *Lihpao Daily*, Gender Edition.]
- Birkett, M. B., Russell, S. T., & Corliss, H. L. (2014). Sexual-orientation disparities in school: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indicators of victimization in achievement and truancy because of feeling unsaf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4(6), 1124-1128. https://doi.org/10.2105/AJPH.2013.301785
- Hillard, P. B., Love, L. L., Franks, H. H., Laris, B. B., & Coyle, K. K. (2014). “They were only joking”: Efforts to decrease LGBTQ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in Seattle public schools.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84(1), 1-9. https://doi.org/10.1111/josh.12120
- Kosciw, J. G., Greytak, E. A., Palmer, N. A., & Boesen, M. J. (2014). *The 2013 national school climate survey: The experience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youth in our nation's schools*. GLSEN.
- Luhmann, S. (1998). Queering/querying pedagogy? Or, pedagogy is a pretty queer thing. In W. Pinar (Ed.), *Queer theory in education* (pp. 141-155). Routledge.
- Patterson, C. J. (2013). Schooling, sexual orientation, law, and policy: Making schools safe for all students. *Theory Into Practice*, 52(3), 190-195. https://doi.org/10.1080/00405841.2013.804312
- Poteat, V. P., Scheer, J. S., DiGiovanni, C. C., & Mereish, E. M. (2014). Short-term prospective effects of homophobic victimization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heterosexual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43(8), 1240-1251.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3-0078-3
- Smith, G. W. (2005). The ideology of “Fag”: The school experience of gay students. In M. Fine & L. Weis (Eds.), *Beyond silenced voices: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United States schools* (pp. 99-116).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tiegler, S., & Sullivan, R. E. (2015). How to “fail” in school without really trying: Queering pathways to success. *Pedagogy, Culture & Society*, 23(1), 65-83. <https://doi.org/10.1080/14681366.2014.919956>

Zacko-Smith, J. D., & Smith, G. P. (2010). Recognizing and utilizing queer pedagogy: A call for teacher education to reconsider the knowledge base on sexual orientation for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8(1), 2-9.

(本篇已授權收納於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

附錄 訪談大綱

- 1.個人背景資料。
- 2.曾接受過哪些同志教育知能訓練？
- 3.曾參加哪些學校以外的性別教育相關組織、團體或計畫？
- 4.任教學校對同志議題之現況與氛圍。
- 5.教師推動同志教育之經驗與行動策略。
- 6.關於教師的性別身分認同之影響。
- 7.關於同志教育的夢想，有哪些是您想做卻未能實踐的？
- 8.給予其他同志教育推動者之建議？